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illegible]年[illegible]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為圃于其閒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苑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根着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頤(當作晉裴頠)作準望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于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

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本　旨所爲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爲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素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字友游講常得二王羅李之要傳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爲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合文于詩則詩不達

情以貢入南雍閒，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庚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于大夫也，吾死于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庚先生而託死焉，余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宋乎行徑，梁大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修庚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闈試，主考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儁，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家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元卿、歐陽珠、周應詔、歐陽謹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著

郝

岩葉蓮第十疑脫墨字　刻本作峯

者也後臥病南岳蓮花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特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饒片石于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赴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旋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學上再思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僇一人以問妻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爲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

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爲後芝龍鴻逵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逵，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恕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曹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俘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

晉江人先朝進士于雨之表叔也于雨與賜姓幼同筆硯賜姓既據厦門沙纍住金門後于雨以貧困住于沙纍賜姓知之召至厦門逐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之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出也曰和則可矣柰何曰撫犬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歲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　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温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厦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　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住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　旨未兩日而于雨適至都門既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　旨而遽有人至恐　上

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泝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有與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薙髮以免而置敵營故執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為尚王行商海上頗殘虐尚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投後

蔡案未守存
見未守之說

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為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于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悲是何言也吾閩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之國居方鎮擁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提昳歲阿魯特之退皆欲覩家林與珠

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膝肆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貴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說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于兩示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額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

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烟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継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余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恆滿尊中之酒

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于辛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後傳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御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霊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慧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

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輿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壓、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遒觸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閒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

為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抵在水中（此句當有脫誤）上刻冲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糊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剥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 觀音大士像脊祠僧

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爲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爲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椁異處也。且昌黎羣生以闢佛爲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烟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透迤，可騎可輿，爲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杖之前行，俗呼縴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爲衡岳，盡于洞庭之西，綿亙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

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容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脉、歷師子烟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過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禋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至能有驂鸞錄、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米三千斛、從新之、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

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儒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廟記歲久頹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齊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懼謝過復崇禰如初久之復圮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圮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為茂州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帑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

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散記焉正殿七十二楹象七十二峰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覃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黄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祝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黄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

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額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淨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墿。西廊口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恩父蔓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祀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文閣。謹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流。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勲。于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彫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于此。岱大勲。有碑記其事。曰嘉靖

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
水道由東北直遶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
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
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藏金若
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淵由集福
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
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游小引
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
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校距地
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
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四加拷打不勝痛楚吉

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
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
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桂殿、改門樓為殿、權設
帝座、像稱殿高、高大有穴、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
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坳、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
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為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韵為小悟門、其中必有奧、與余所悟四字
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
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閩林茶一包、蓴菜一瓶、聞則安切、

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鑄中乃爲衡茶子墮鑄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蔊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罨之而沃之以鵩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爲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蔊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烟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遂入王定山諱燕贊爲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

沓、請道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卷、曰西垂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閒、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要過于此者、在都門悤悤袞袞、无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麃〻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

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册册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草卅二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疊夷地疊諸夷小傳皆録畢矣尚有一册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无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内地已周終而邊疊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抑

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定卜築于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陋之地、非失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薙髮

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季餘矣列肆于市貿人使人格之雛頭不來益聞其為當道屬中人客襍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敍往其肆令其薙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无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淥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旱至萍鄉縣三十里至蘆溪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乂鎮到

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禾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二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壟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路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鄒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款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材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洮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

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南昌、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縣、

符天山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旨前編、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擬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為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若壅八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庾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册，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為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册，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始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艸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為綠，生于眼識，蓋色與根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睞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詢之君寵，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

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稜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岍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為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藤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于海面其狀如藤綫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膠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

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瑰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安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于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粤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栖巖石中、拔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

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搨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子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牕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採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為一册、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

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為欣賞焉維岳吴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噱

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蘿蔔子下于灰以灰猶温也他物不可種野獸來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揔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内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豐課三百六

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 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 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 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

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　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　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　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兩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百六十九兩九錢　一江蘇地丁銀三

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盧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

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稅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盧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

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

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

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

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
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
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
七分。　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
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
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
一百八兩八錢五分。　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
兩八錢八分，課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
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　一貴州地丁銀六萬
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
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三十兩六錢，共七

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旂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于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
王以下滿州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厘　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　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

五錢　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　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　八旗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　八旗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　八旗前鋒護軍甲披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　八旗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

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　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　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五千九十四兩　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額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兩八錢　山西每歲存留額料綢價銀三

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 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
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 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
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 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
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 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
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 江西每歲存留驛站
輕賚本折顏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 浙江每歲
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 湖北每歲存
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
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
兩九分 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
錢零 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

十八兩　廣西每歲存留額科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　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　雲南每歲存留錢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　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鉛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需兵餉列後　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　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　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四錢　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

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　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加一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六兩八錢　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　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　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八錢三分　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口萬二百七十兩六錢　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　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　湖南

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　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十五兩六錢　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　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　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　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　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

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
天下錢糧出進存賸總數列後　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賸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啓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歷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歷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乚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為戰將不

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逐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為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親而後援吉安訂于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于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因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亙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至瀏陽門樓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旗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須鬨交馳運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攖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

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摶戰為流矢所中貫頤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綏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綏不得開各歛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据濠不復出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啓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而死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橞，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瞻墡，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爲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同，知之爲知，朱爲猪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强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款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

帖一巻、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水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巻
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佳
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閫奥、絶無近人蹊徑、黄檗軒而後不
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
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鉄目和上所遺以
鎮山門者、素師素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遷延之、又有石浪草書
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絶、乃為俗僧借去臨摹
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菴
之釋岣嶁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絶笑絶恨絶、此罪當加于
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
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寫性靈不落體格

絕無烟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 問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柴[些]竹葉煮松花、二 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 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 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柴[些]歸不得、留為山寺補僧衣、四 小橋流水入山幽、一逕松陰腳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墜枝頭、五 一村深樹一村烟、村樹深烟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 晚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烟溼我衣、一路腳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 十年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閒〻不知身在幾重山〻、 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

手指青山一故人 九 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来月滿林處處
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説文章 十 一間茅屋住山灣烟霧層層
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来身在米家山 十一 紅霞遠散夕陽
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 十二 沿
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
勝今朝 十三 一山黄葉喚秋風陣陣飛来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
得溪聲送出曲無窮 十四 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
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 十五 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
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 十六 山中十月正
飛寒打然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 十七
日日山牕夢不驚林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

邊三兩聲八十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為之製棺訖象必來視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為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置坎復為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為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狡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扃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

去人皆披靡以為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為刑官可以為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為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重褒而顧深前星已兆琴華臨風雷卜嶍渾非故朔漢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王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崤函左雲暗春邊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貧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攖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湖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往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貧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願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衆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彎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

依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辭別大衆、趺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衆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衆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迹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顧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持

屋索而出，曰：怪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往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劍門閒，舊是中原第一關。蜀國久通鳥鼠徑，邊墻直盼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髫齡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烟。銅輪滄海千艘粟，鬥接醫閭萬仞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傳得中原日穩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

為彭楚菴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菴于燕都曾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
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竟不知其為何物
鄧子俞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
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為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
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
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到坐審判世間事亦有
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
生時嘗親為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考疆域道里之遠近

皆聚于統志叙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抄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錫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 上聞及之而老于圜圜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烺烺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于兩任都門曾見之

劉薦其言吉安易塆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遴字二疋另草後不薙髮狂奴死于甲午二城隱山中惟一奴供炊及子弟外之

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為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婦報吾子弟、可與梳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鞫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為聖世之夷齊、一奴外无他人往來、実无寸職予將何為、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梳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録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婦全髮山中數季後始死、

康姓、本江西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藝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

姓焉。

長沙四十八癩刹，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為秀白大師，敎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别韵，卞山下人，為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岦芊寺，二在衡山衡陽之閱。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俟考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寐（爲）代居，寐代年五十餘，一日告衆坐化，曰三年後啓龕，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衆以全身封龕中，屆期衆數千人啓龕，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頗動而血不凝，以針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龕而建塔焉。

楊涇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

副将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　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滚被為第一、　上問滚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　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滚閃之法、　上頷之、又問曰、滚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滚牌、臣家有其器、　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遂召六人来于　上前舞跳、　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雹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滚至面前、疾于飛鳥、　上大喜、問能用滚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成一旅、侯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　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

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台用之
五百可得也矣曰誠如　上諭遴台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
上之將何用也王乚丑春夏閒　上命往征羅刹國阿克薩
城羅刹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幀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地也
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
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多貽搶擄
殆盡梭倫之貽為天下最以羅刹故不得將貢且數以羅刹之
過上許　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刹也乃命彭春公領鐵
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滕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
水路並進　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眾少不能守多則餽餉
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許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

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與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擒其衆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俱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閒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閒至其地以梭倫人為向導初羅刹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于外倫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道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烟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

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眾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外城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行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矦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眾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攜刀以進羅剎眾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脛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

取州一東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矣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陞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陞見　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酧其勞　上命更議彭椿公既爭其地甫歸報而羅刹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挍倫益甚　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而弃侯之功亦不敘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无婦人請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詭為男子裝置帳中與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　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隨師東與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

之悵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語之于　上曰、興珠固善

戰然經伲不恃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　上曰、彼老非婦人

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

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

山岩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為雹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

富不登太白

饒御言、有馬醫子病癖、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

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斫不能斷、

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縱刀割處、置

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

念此事雖在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于此別闢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為中書舍人來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薦之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
上怒其反覆譎成遼左伴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為异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蟢蛛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見未有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庵者也升庵

之書固多謬矣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謂更有正二楊一書尚未得見正二楊與非二固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造出錢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然為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除株筆改作却依鄭注也）鄭元注曰晝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

遺此說有据、而梅伯非之、傍羅為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

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即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暮雲佳嶺上、積雪在虛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者曰

虛、周禮曰禁其鬪虛、注鬪以力爭、虛以口爭、交市之地、必交爭、

故禁之、此益可以證虛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

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虛、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

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虛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

太過矣

考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

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

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諭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拊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為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為湛甘泉書院二旁崇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雲之學以白沙嘗語來衡岳卒于是構祠於此院左右甘泉生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弘闊適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

嶂峰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彝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朴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華岳巔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巔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為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為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為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渡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于下而繚諸巔之水抽為銀系以下淺不

知化毋于何年月日現此一副機杼亂〻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為誰氏可謂善于體物者矣

絡絲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峰稍〻出泉左右交流淙〻若琴瑟笙竽路當平衍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纔或馳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滙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為垂沫仰為噴雪僧厨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為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案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淵流亦明澈可見諸峰

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基、寺踞烟霞峰麓、境極奇峻、有巨石峭聳、鐫大觀字、趙岍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侍余書偏湘南寺、卻向山中老足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峰獨尊最上、羣峰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峰、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蹈于墀墀也、紫蓋一峰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朝鑾、出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

未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絶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峰下長數十丈蓬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淩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為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峰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峰之文遂為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蹲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

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前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為一局、然其支皆盼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之、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峰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愼菴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愼菴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茸字宫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愼菴摘崔考功黄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裁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止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賞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

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菴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慎菴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即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鼓〻考訂校正一何愚也赤壁本赤鼻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鼻者乃一巨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鼻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為巨龜形矯首水崖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係于星題曰万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

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黄岡令孟津刻之于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醉月、轉而東南為新構王公新祠、昨為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亦辟諸亭閣皆拔公舊迹、頹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峩輪奐、乃介、安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庵、又東為晏公廟、相傳大江皆經其下、為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牷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乎、

由龜渚公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岩蒙茸虎豹虯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尤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〻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　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為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絶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无可柰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岣嶁峰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岣嶁峰韓昌黎詩曰岣嶁峰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

鸞飄鳳泊拏龍螭事嚴迹閟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
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
州詩曰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韓
以為在岣嶁劉以為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
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无
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
漁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希
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季文自長沙得之
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
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
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

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蓋大勳憲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然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言亦然不止一岣嶁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適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

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毀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率衆即夜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異之者繼公東歸辭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痺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峰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峰以上皆為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即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

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剏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倘曰文章名義、乃于北溟之所書、又曰九曲烟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抱虛浮醲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々與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倆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雯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即天涯、無心遇境々偏勝、生眼看山々轉佳、（佳當作嘉）頭帶燒烟行薜荔、身沾殘雪臥蒹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為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禿橫雲翠滿空、一片嵊山響飛瀑、又句云、涉鈎無盡蒼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紀游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游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眇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為表裏而有纈被之殊為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二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矣下同嵩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滅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為取反不若酣寢于茅屋之下之為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栁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言語往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為仙人李

栁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話、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无隙處、栁機蒂笠衣緑布棉襖、口喃〻作紫眼時睫無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扇呈予、首幅云、翦鬆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畢一禪客也、毋論之後世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為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為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蟇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猱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抄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泰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畛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驛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闔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式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余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分散无時不如

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屨足之適、忘腰帶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為之擊節、

彭岳故住善化縣右鷄公陂、門徑幽深、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磨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尚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陂(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峙、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圮、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碑于內地云、

文璽師出家于會寧嘗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圮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穴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損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弘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燸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遵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憨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璽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蒐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滎陽姚

蔡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〻九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蔡師輩无一得免況榮國耶向者止于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兼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天文實用及地毬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〻言真不可解也小謝新居弘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乎無偏倚

吳三桂之壻王長安，嘗于九日奏女使于行春橋，連十巨舫，以為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報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頊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罍小銚，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者也，寺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溈山因緣不契，溈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庵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貂亭，蝸屋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興復者，今頹敗甚，，

諸葛景門于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葊有耆舊遷化已十四載矣，封龕于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與

造、將荼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于龕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妄誕、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衆、其丨六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啓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腮及頸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沈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于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閩、新安廻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粘合、宛有頸痕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

佛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貢獒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閻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匏庵跋文亦遒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弆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鄧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父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萋菲于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

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遭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巡以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毅密偵我伍譯卒漢奸、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毅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保滇將高士傑所為、飛火磚上城、燬焚秦房裘、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万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毅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定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郡告急、惟閉門死守耳、廣

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毅十罪、令門張賀、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接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慮、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毅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于息寧河技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寧者殺也、息寧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許所六过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猾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思兵連不解、餉運不休、古循忌之、矧今日兵無

可連覷无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寧
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將二
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若干人
阻繼孟不顧險歷深林大箐緞三日夜至息寧賊尚在疑信間以
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僕欲許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陽
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
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敎乎光天化日
之下何以爲梟已犯不赦之條但旣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
汝矣命于息寧寺候鞫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誅
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衡聲以入明聲敎逕如神俯伏階下
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欸再泣乞宥繼孟曰余涖任後

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誥悔過，以門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毅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護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拓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于壁，見檐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于茲，當易公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毅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急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桼滇李君下東悉其以達之當寧，是年七月，明毅乘撫吉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盛，面為

呼叱朋聲踉泣以父叔姪之仇訐、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公、仍責還祿之毋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藏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毅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錦、而明毅尚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周間于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錦屢以兵北覩而內又掣之肘、熏徒發瘡甚閔三日中氣而死、人係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奴逃投臨安兵道、僞萬氏不倫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阻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撥兵、且給之餉、適繼孟中恙伏

床閙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為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魁兵為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懇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姜君星夜遣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勢而繼孟疾正劇强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齠齡之兒閉户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若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宜(令)其死于此(此句有脱)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温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云泣愬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勅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澠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于世、經莊曰、宇宙之中、万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為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為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為優旦、賜姓拔以為將、手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為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為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為也、復曰、為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為敵之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匕印、一囊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躡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為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内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足于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魏公之夫人也二句未詳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為室而賜姓之母也

○鄭鴻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痹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无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逵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逵即剖孕婦取胎為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逵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

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近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鄭芝龍之所築也，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于博古圖中考之

鄭鴻逵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逵築半月城于其上，曰豹浦——後鴻逵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持堵公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承帝來拜，自以為帝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

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
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
師恢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虛葬公于長沙府城南
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
廻雁峰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
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廻雁峰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
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課
之、
陳允康贈鷗山百拙和尚聯云、溪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嗇、絕學無憂、書此三、

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宴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廂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毋子出家于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為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腳走來、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孝、救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鳥啼花落。菴中敲熱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

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于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諉罪它人、則其人更无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採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陽旅次、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

負冬

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偪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于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于天之陰晴，閩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歡，人各二三杯，而丐亦皆醺然矣。飲訖，其二等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料譯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梆如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眈，不循諸子之立觀村劇矣，而諸子之視吾也亦

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有闕脫疑厶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蓋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于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于寢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蔬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辦也飲必于肆焉徒取其襲而費耳少焉厶人先挾厶人醉歸歸而卧〻而起〻而吐〻而復卧焉厶人復命飯已具矣使召諸予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〻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況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況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于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厶人挫某人

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倂某人以醉〻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佚、人之情也、懸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擯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為樂矣、比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佚則既余亦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醞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于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為乎測之、夜飲時ム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ム人皆有戒心焉、余反覆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偽周元年。三桂之變，郴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偽周二年，楊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二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于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挈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湯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鬧清兵且至，于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捲而前。十八日夜，馬寶

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于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擐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二相持，馬寶自後并羅二斬于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已春，康熙十六年偽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可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

縱之所蹤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盼有鄉人熊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興寧界，馬壽山在東十里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坌路口至梯子嶺早角樹于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偽麻閏二月，清麻閏三月。是歲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迎，易將軍石固山佟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僉事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潙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即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大兵數万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鹽沙嶺以待。山在永

興北六十里、形如甕甓、寶等候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逃、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馬、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為衡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

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首櫝之以歸、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真武像、今敕封佑國寺、命達爾漢 兵部郎中 馬斯良、太常 致

祭山為鳳皇山、（没刻本）句首缺暱改字
稱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柳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豎二竿于地、相去二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巔矣、以紅布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縢袴、著足脛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躡踏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旛、併一籃、貯一鴨于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筊、運擲于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遶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

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而為吁、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為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鬼之所、啓其袖而散放之、碧焰滿室、物遭之而不燃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屛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紬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于甲子初夏、在色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舊筆書曰、眼光要

放於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近今六十，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也 二 後有冢，以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至耒陽，聶令餽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于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鑫，字秋水，溧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敘（懋功）、藩司顏乃未（諱敏，號浃窗）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鎮江府新興州知州，次

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為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偽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未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比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為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弟已更用本韵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敘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淅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析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屠目亦自畫然所惜者缺六朝唐五代遼金元明焉耕

汎汎補成全錄有益于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為治人事天第一義益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十二日夜校對竟

著書　諸子百家刻未盡也得傳徧九州四海名山

隨之左季高尚書抗湯海秋先生題目柯知縣說

封池于此